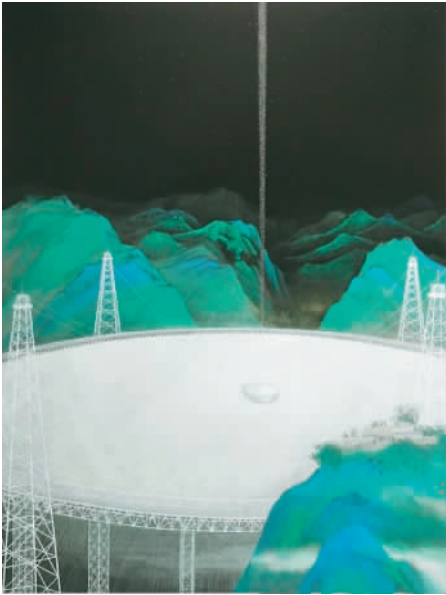


◎现场

登“天眼”的老人

□ 马步升



《国之重器·天眼》 钟应举绘

一路有雨，雨不大，一路有风，风亦不大。这是春雨春风，正好不热不冷。从贵阳出发，颠簸几个小时，到达中国天眼广场。先是参观南仁东纪念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身影，穿行在风雨中，跋涉在崇山峻岭中，震荡在人们心目中。

要去观摩中国天眼了，公告牌介绍得很清楚，从这里到达中国天眼的位置，共需攀登668级台阶。抬望眼，一道木质台阶如天梯，一阶阶盘旋而上，直达云雾深处。平地观山，视角所限，阶梯如一块块木板，搭在陡坡上，看不出阶梯之间的层次。

依旧是风，依旧是雨，在春风春风中，在绿树掩映中，映山红围绕阶梯，挂满山坡。前天，我的腿部肌肉严重拉伤，平地行走已是勉力而行，这么高，这么陡，还有这湿滑的阶梯，能够攀登上去吗？我心里不仅嘀咕起来。

吵吵嚷嚷中，一个旅行团出现了，全由老年人组成，有男有女。看样子，年纪

最轻的也是古稀之年了。他们在阶梯前集合完毕后，女领队介绍了阶梯的情况，无非是有多高，有多陡，有多湿滑。她建议大家自由选择，量力而行。画外音很明白，“在下面看看，不要上去了”。有几个老人不假思索大声说：“上！这么远的路，专门为看中国天眼而来，干嘛不上？”一些老人互相商量一会儿，表示也要上去。还剩几个老人，抬头望几眼阶梯，低头思量一会儿，畏葸再三，摇摇头，摆摆手，显然是放弃了。

这时，率先表示要登山的一位老人往前几步，站在几位老人面前，伸出一根手指，点着他们说：“你，今年才76！你，今年刚满80！你，在我面前，还是个小毛头，才71。我都86了！千里迢迢来是为了什么？这个团队我年龄最大，我落下过一场活动吗？”

所有的老人几乎同时愣了一下，然后互相看看，好似集体犯了错误。一位老人举起一只拳头，喊了一声：“上，都上，不到天眼非好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回头喊道：“什么时候都改不了你那‘大男子主义’。别忘了，不管出门还是在家，都是我照顾你！”刚才说话的老人马上改口高喊：“不到天眼非好汉！”这对老夫老妻的幽默引来大家一片笑声。说话间，老人们开始登山了，那个自称年纪最大的老人，健步走在最前面。

我想看看老人们到底能否爬上山头。俗话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八十黄忠不服老，让无数垂暮之人心生豪情。但不服老，只是态度，身体情况还是得实事求是，爬高争胜，毕竟是一桩体力活儿。起初，我跟在老人后面，上到大约200个台阶的平台时，大多数老人开始休息。刚才他们在决定上山与否时，我也在场，一路上，他们不时瞥我一眼。我估计他们要到此为止了，怕他们难堪，便甩开他们先走上走。

台阶确实陡峻而湿滑，一脚踩上去，

必须踏稳了再举步。爬到后来，每上一阶，都要举全身之力。漫山的青松翠柏环绕，细雨打在树梢，如旷野遥远的软语私语；轻的风，细的雨，呵护着野花野草；最是那映山红，花枝轻柔，花朵潮红，似乎懂得自己正是人们心仪的美丽。被夹在树木花草间的木质台阶，好似恢复了生命，风雨中，在脚下发出啾啾呀呀的声音。时而传来人语，在风雨草木的过滤下，续断断续。到了500级平台，前后望去，此时此地唯我一人。切莫急，趁着这个空当，缓一缓，恢复体力，看天看地看花草，俯仰之间，体味一番天高地阔，清洗一下心中尘埃。

不一会儿，脚下人声渐近，低头看，几位老人已到眼前，而走在最前面的依旧是那位自称最年长者。他气喘吁吁，边走边回头招呼同伴，而脚下看起来却相当轻捷。他朝我微微一笑，我也回以微笑。我知道他们要在此处休息，便离座而去。

终于爬上了制高点。天上云雾缭绕，有篮球场那么大的块蓝天刚从云雾中露出来，又迅速隐入云雾中。低头，一只巨大的“锅”镶嵌在更大的山坳中——这就是中国天眼啊，中国科学家的惊世杰作！所有的人都在低头观摩，举着各式照相机、手机，所有的人都在想办法使自己能与中国天眼同框。我一边欣赏着这科学家的杰作，一边想，那些老人能否到达制高点？究竟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目的地？几乎是前后脚，一些老人已经上来了，率先到达的竟然又是那位自称年纪最长者！

说实话，我心下有些愧怍，凭什么怀疑那些老人的体力？人老了，体力固然是要下降的，但除了体力，驱动人的内核却是热情和毅力，也从来都是热情和毅力。今天游人众多，许多年轻人止步山下，或半途而返，最终爬上山顶的大多是中老年人。那些老者看起来精力更旺盛，比他们年轻一些的人，爬上来了，看一看天眼，心事已了，便要返回了。也许，因为年事已高，出来一趟不容易，老人们兴致格外高。他们在中国天眼前欢呼雀跃，转着圈儿从不同角度观摩，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他们观看着，游玩着，也不忘盛赞这盛世辉煌。他们都是经历过无数世事风云的人，他们有着漫长的纵向比较经验，他们更能体察到中国天眼后面所蕴藏的微言大义。

太细。待水烧开后，她就用勺子舀了，边往盆里浇洒，边用筷子迅速搅动——水不能太多，但要保证烫到糜子面。90多度的水遇到糜子面，使糜子面中的糖分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如果水温不够，或者烫面的过程拖沓，就成了“死”面，即便是蒸出来，也不好吃。

面烫好之后，要揉一会儿，让它保持相应的硬度，然后用餐布苫了。奶奶说，这个步骤是“醒”面。

“醒”面大概要半小时左右，待到面团爆裂出一些小口，就说明面已经“醒”好了，遂倒人事先预备好的流质酵母，再用筷子在盆中迅速搅动，让酵母和面得到充分接触。在酵母催化下，糜子面会嘟嘟冒气泡，这时就可以分别盛在碗里，下锅蒸了。那时候的晚餐都就地取材，在锅底放一些玉米、洋芋啥的，柴火填足了，大火烧开。40分钟后，一锅香喷喷的糜子面碗坨儿和煮洋芋、玉米就做好了。父母从地里回来时，月亮已经悬在半空，一家人围着炕桌晚餐，艰辛的日子便也有了几分温暖。

但即便是这样好吃的食物，在我的内心，也是又爱又恨。那是30年前，父亲和哥哥相继患病，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治病刻不容缓。那时家里地里种的东西，能换钱的只有小麦和党参。叔父和我拉了小麦和党参去10公里之外的集市上换了钱，给父亲治病。家里留了不多的小麦面，只是供爷爷奶奶和大家逢年过节吃。记忆中那一年，基本就是靠糜子面碗坨儿过来的。

我那时在老家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日日糜子面碗坨儿，顿顿碗坨儿糜子面，即便是最香甜可口的食物，天天吃，难免也会心生厌倦。记得每次课间吃干粮的时候，我都会发愁。偶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说我奶奶烫的糜子面碗坨儿好吃，会拿了自家的白面馒头来换，我倒也乐意顺水推舟，借此饱一下口福。

如今，奶奶已作古多年。我居住的小区对面经常有妇人推着小车在吆喝“米黄馍馍，香甜的米黄馍馍……”那吆喝声，似乎是一种召唤，总能勾起我内心一些封存已久的东西。

但我一直没有买过米黄馍馍，我怕一口咬下去，会吃出一脸泪水来。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马步升《登“天眼”的老人》讲述自己登山看“中国天眼”路上的见闻。老人们争先恐后挑战体力的精神与科学家永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不谋而合。李彦《石头城的浪漫》讲述作者与外国朋友一同到南京出差的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人与古都金陵及现代南京的碰撞中增进了解、友好对话，为我们认识现实提供了新鲜别样的视角。高凯《在临潭撸起袖子拔河》将扶贫工作的核心——拔出穷根，表现得淋漓尽致。绳子的意象既贯穿起历史，又象征着扶贫路上各民族兄弟拧成一股绳，使这首诗意蕴深厚。李满强《碗坨儿》写老家糜子面做的特色食品碗坨儿，忘不了的不只是那时的味道，更有奶奶的身影和贫苦岁月里的亲情。

——编者

石头城的浪漫

□（加拿大）李彦

◎海外作家看中国

在浦东机场登上大巴后，直奔南京而去。一行9人，来自不同高校，皆为国际处代表。

我深知自己的毛病，克服不了虚荣心，总想营造点气氛，让外人对我的祖国一见钟情。谁知半途在高速公路休息站，便遇到了第一个尴尬。

女厕所里，一溜蹲坑，还算干净。几个年轻人略微迟疑，便毅然上前，体验中国特色去了。只有安妮见状不语，四顾彷徨。她人到中年，适应力似乎已经下降。

我发现走廊对面有个单间，内有坐式便桶，便示意安妮入内。解决了安妮的问题，回转身来，几个年轻人已方便完毕，面露尴尬自后的神色。

坐回大巴，议论起如厕文化时，我辩解道：“中国人讲究清洁。这样好，不用担心疾病传染。”

喔，众人恍然。导游小姐却抿嘴暗笑。她是秦淮人士，名字中有个香，姑且称她为香君吧。

抵达石头城翌日，走在中山路上，众人皆迷上了梧桐。洁娜说，这种林荫道不仅浪漫，也突显了迥异于欧美的城市风貌。当初开发北美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按照他们心目中的欧洲城市建造新城，砍光了成片的森林，街道两旁也不留任何树木。还是中国人的审美更高一筹，让街道和树林浑然一体。

除了梧桐，空气中还隐隐飘浮着桂花馨香。怡康路街头，香君招呼大家细观香从何来。一个个正凑近了欣赏呢，却听耳畔叮铃铃响着，驶来一辆老旧的自行车。

衣着朴素、慈眉善目的老人哼着小调，含笑驻足。“哪个国家的？噢，加拿大。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是最好的人。我们中国人永远怀念他！”把老人的话翻译出来后，众人均面露愕然。谁？

于是，我又像往常做惯的那样，再次驾轻就熟地扫盲。毋庸置疑，所有人眼中都闪出了欣喜的火花，纷纷与老人握手。

高大宽敞的南京博物馆内，声浪喧哗。在茶室院子里，我们主动与同桌三位游客攀谈，知他们来自湖南，乃新时代的新农民，已经种田了。稻谷成熟的季节里，成群结队进城游逛。

现在的政策好啊！我们农民也有退休金，跟城里人一样喽！你是哪里来的？喔，加拿大！我们去加拿大找你，欢迎不欢迎？

秦淮河畔，夜色浮动。小吃店里，女招待端上一钵牛肉羹，乳白的汤面上，洒了层碧绿的香菜末。丽云尝了一口，便断定是土豆淀粉勾的芡。我奇怪她为何如此专业，胜似大厨？丽说：“母亲去世早，我从11岁起便每天清晨4点起身，为父亲做早餐，为全家人准备午餐盒饭了。”

低头喝汤，默默感叹雨的不易。遂想起在北京遇到的那位伊朗汉学家。他曾对我说，伊朗有句格言，人们总爱抱怨没靴子穿，直到遇见了无腿的人。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永远能互相受益。归途中，适逢商场外空地上站满足有百人的队伍，高歌劲舞。驻足观摩，众人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满足、快乐的！国人对广场舞有些非议，我心知肚明。但在外国朋友眼中，此情此景却充满了异国情趣，他们从舞者的脸上看到了喜悦笑容。

男人们都去哪里了？怎么不加入？我调侃道：“刷锅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呢！”我当然也知道不尽然，却故意这样说。心想，万一有人芳心涌动，爱上中华男儿，成就几对国际姻缘，岂不是好事？

说到现代西方女性的爱情观，我是欣赏的。她们不太讲究门当户对，如洁娜，秀外慧中，是大学里白领，男友却是每日里爬高下低，给大楼高层擦玻璃的健壮小伙子。

总想把祖国最迷人的风姿展示给朋友。但我明白，要分对象。博物馆里那些承载着岁月的坛坛罐罐，对这批人是不合时宜的。不知秦汉，未闻唐宋，何来兴趣？一目了然，无需口沫的，乃地标性建筑，例如台城。

多年前曾读过关于徐悲鸿的回忆，提

及他在上世纪30年代绘制的一幅名画——《台城月夜》，文中描述的意境勾起我无数遐想。10年前初抵南京，便在友人陪同下，登临台城。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唯闻鸡鸣寺响的诵经声，刹那间圆了那鲜活的梦。

此番再次踏入古都，虽无缘再访台城，但百年老校的历史风貌却同样赢得了同行友人的赞叹。访了8所高校，皆为老城中的旧校园，如南京大学，还有相邻的东南大学。众人与我一样，皆称喜爱旧式校园紧凑的格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

引发思古之幽情的，不仅是飞檐斗拱的大屋顶建筑、悬挂古钟的小教堂、赛珍珠故居、草从中学迹斑驳的

石碑，还有一株高龄1538岁的六朝古松。六朝松是南京历史文化的象征。安妮仰起脸，凝视着秋日阳光下依旧翠绿的古松叶片，若有所思地说：人，一代又一代地走了，亭台楼阁，一朝接一朝地灰飞烟灭。唯有这老松，年复一年，默默观望着白云苍狗，世事更迭。

转天赴郊外，车抵某大学仙林校区。接我们的，是一位金发碧眼、身姿窈窕的欧裔女郎。没错，她是国际部的官员。轮流用英文和中文与来宾交谈。“是的，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坦诚地说，“但为了爱情，我还在犹豫不决。”男友来自刚果，是位黑人工程师。毕业后去了美国。“不能只靠写信维持啊。”言谈间，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与我分享心上人照片。

难道也是受了石头城的感染，才衍生出这段异国情侣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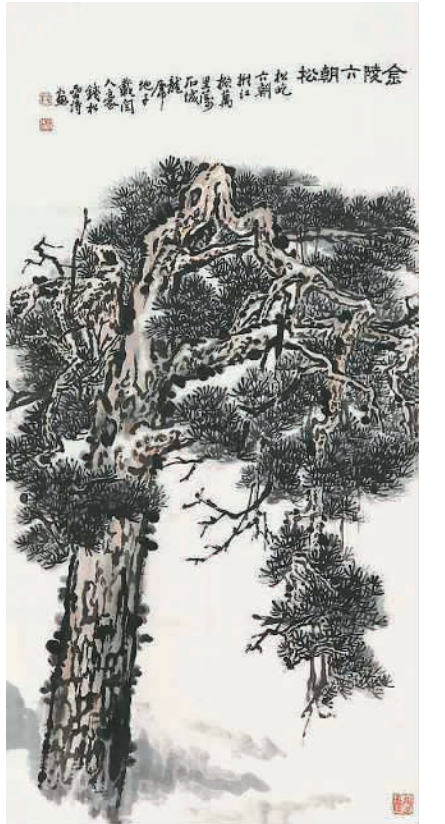
回城，窗外落下了霏霏细雨。登上中华门时，天色已黑透。

城头木柱上，高挑着一盏盏红灯笼，影影绰绰中，照亮了坑洼不平的石阶、神秘幽深的藏兵洞。何曾见识过这般景致？白丝掏出手机，凑近砖墙，拍摄下早已作古的工匠们留下的斑驳姓名。

站在城头，眺望远方灯火，白丝兴致勃勃地谈起她在酒店房间观看的中国电视节目——一个如何培养男童的训练营项目。从幼儿园到小学的男孩子们，通过习武、打球等竞技类体育活动，被鼓励摆脱掉女孩儿气，以便更像男子汉。她说，这点与加拿大差距很大。我们传统上也曾通过教育手段来培养男子汉气质，但近年来则鼓励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

白丝想了想，又补充道：两种思路各有各的道理，也许我们双方都需要重新思考、调整。

说来有趣，连日来与大家攀谈，方知白丝与我系校友。30多年前，我们同在温莎大学就读。她在英文系，我在历史系，共享一条走廊，曾多次擦肩而过。时光荏苒，当年都熟悉的教授们，多已作古。谁能料到，同学少年，如今竟在石头城上重续旧缘，尽享人生浪漫。



《金陵六朝松》

钱松磊绘

在临潭撸起袖子拔河

□ 高凯

临潭而居

拔河之乡没有绳了

拔河之乡只剩下一条洮河

一根六百年的绳子

被临潭人拔断了

一种穷精神

十年未续

在临潭

我就想撸起袖子拔河

我是来扶贫的

我要和临潭的汉民

和临潭的回民和临潭的藏民

重新拧成一股绳

与贫困拔河

拔出穷根

拔河的绳子

是结绳记事的绳子

是牛缰绳的绳子

是马缰绳的绳子

是羊缰绳的绳子

当然也是我回藏族妹

红头绳的绳子

一根绳子

把几个兄弟的心系住了

彼此之间多么和谐呀

许多小家庭

都是多民族

一家之内

有回族人 有藏族人 也有汉族人

临潭的人

一直是厉害的

临潭的潭也是很深的

那个拔河比赛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必须由临潭人自己改写

临潭绝对不能

输给临潭

其实

我只是来加油的

但在临潭 我就想撸起袖子拔河

我要和全县扶贫干部一起

与贫困决一胜负

把那些人从彼岸拉到此岸

一股劲撼天动地

力拔山兮